

風
絲
水
帶
大
陽
春
游

儒

脉斜阳

曾國藩在官場和戰場

李冬君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詠
竹
品
蘭
為
脩
故
事



脉斜阳

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

李冬君 著

R
U
M
A
I
X
I
E
Y
A
N
G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脉斜阳: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 / 李冬君著. —杭州:
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 - 7 - 213 - 03421 - 3

I. 儒... II. 李... III. 曾国藩(1811 ~ 1872) -
人物研究 IV. K827 =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9004 号

儒脉斜阳

——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

李冬君 著

-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市场部电话:0571 - 85061682
- 责任编辑 章 依
- 封面设计 顾 页
- 责任校对 戴文英 朱银才
-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- 印 刷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
- 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- 印 张 6.375 插 页 2
- 字 数 16.5 万
-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- 书 号 ISBN 978 - 7 - 213 - 03421 - 3
- 定 价 15.00 元
-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contents

1 | 曾老太爷播下了神话的种子

神话种子长成了当官的苗子 | 3

6 | 走出乡野上京城的农家子

会试期间他住在长沙会馆 | 9

13 | 道光帝派了“禁”字钦差

林则徐睁只眼看世界 | 15

18 | 琦善在天子“门脸”抚夷

曾氏父子怎样看林则徐 | 21

24 | 灭“心中贼”的修身日记

源于古史的天王的宗教体验 | 27

29 | 内圣就是“换一个人”出来

外王就是做官同时做学问 | 32

35 | 与徐继畲有一段小插曲

徐继畲世界化的地缘政治思想 | 38



43 | 咸丰帝的眼光从林则徐转向他

风水是地理孝道是天理 | 47

49 | 永安建制有立都的意思

顾祖禹指出西南大战略 | 52

56 | 太平军失去战略主动性

太平军出湖湘攻克武昌 | 59

63 | 咸丰帝忽然想起了他

天王书生眼光和东王实战主张 | 67

70 | 问一问为何分兵北伐和西征

面对太平军西征他很坚忍 | 73

77 | 他一出兵就扭转了战局

皇上为什么要找过失来训斥他 | 81

85 | 皇上一再嘱咐要他用好官军

他用兵冒进被石达开打败了 | 90



94 | 以湖北战还是以江西战

他自请开了兵部右侍郎的缺 | 97

100 | 皇上还要靠他来统领湘军

石达开以江西战扭转战局 | 105

109 | 人格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

从思想到权术 | 114

117 | 皇上悔约使北京失陷了

皇上不得不从天下观里走出来 | 120

123 | 可以借洋人的兵力来剿匪

他和朝廷都做了自我批评 | 127

130 | 沈葆楨居然截留了江西厘金

曾老九差一点与李鸿章火并 | 133

136 | 他为什么不能亲自上前线

曾、左、李三个英雄一台戏 | 140



144 | 弟子上书让洋务进入科举制

他在金陵复兴娼业泄了王气 | 148

151 | 他以一篇奏折定下剿捻之策

一连三天他和慈禧太后问对 | 156

160 | 正月初五议驱除洋人之法

上任之前他去朝廷赴宴请训 | 163

167 | 他无奈时想起了江南翻译馆

他在同文馆风波里保持沉默 | 171

174 | “打天主堂”打出天津教案

他只能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了 | 177

180 | 对外政策要“和为贵，忍为高”

临死他教李鸿章一个“诚”字 | 185

188 | 主要参考书目

本书之缘起与我的感激(代后记) | 190

曾老太爷播下了神话的种子

在 100 多年前的大清国里，有一隅之地，名曰湖湘。

它头枕洞庭湖，怀抱湘江，有一种忧愤的情绪，自古以来，便在这里激荡，然后不舍昼夜，流入长江。忧愤从屈原开始，一直流到王船山。

流了 1000 多年，沉郁至近代湘乡，到了嘉庆年间，流到曾府。

一个天命之人，降临这方水土，在老屋里，发出他第一声啼哭。他就是曾国藩。

他出生的时候，曾祖还在堂上，老人 70 岁了，名曾竟希。这一夜，老人梦见有巨蟒旋于空中，从天而降，绕宅而入，盘踞于室庭之内，良久方去。

一惊而寤，就听到曾孙生了，大喜曰：“曾氏门闾，行将大矣。”

就这样，他来到了人世，自他出生起，祥瑞便接踵而至。

据说，他家老屋子的后面，原有一棵古树，为藤所缠，行将槁矣，而藤却欣欣向荣，日益伸展，若巨蟒盘旋，枝繁叶茂，垂荫一亩，可谓天意？

老人过了 70 岁，便从心所欲，喜欢用神秘的语气，神化其言语。

老人喜欢神话，与儿童相似，不过，儿童的神话，还是童话，而老人的神话，则趋于历史，历史与神话交错，使历史丢了诚信，神话研了天真。



RUMAI
XIEYANG
脉斜阳

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



曾国藩的出生,也免不了这一笔俗套子,他的历史,也要从他出生那一天,由老爷子的口述开始。老爷子的口述史,述出了一个代代相传的预期。

历史,从表面看,是在记录过去,而实质上是从预期开始,有了神秘的预期,人们才喜欢回忆往事,而往事也就被预期引导着进入历史的流域。

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家族里,老人不仅占据往事,还提供预期。

历史往往是按照老人的预期来开头的,这好像成了公式。

史家写曾国藩年幼时,就天赋异禀,端重安详,有宰相貌。

好像他不是生出来的人之子,而是从天上下来的天命之子。

自初生至3岁,庭户内外,不闻啼泣声。母亲忙里忙外,他每日立于祖母身旁,纺车之侧,静静地,看花开,闻鸟语,注目流眄,若有所思。

曾家世代务农,经过几代努力,终于得了一颗读书的种子。

5岁时,曾国藩受学于庭,牙牙学语,即学圣人言:人之初,性本善。

老头天天讲故事,讲那些神秘兮兮的故事,讲到曾国藩6岁那年,老人再也讲不动了,落花无言,一笑而逝,可曾家上上下下,难免要悲泣。

神话种子长成了当官的苗子

他生在嘉庆朝，没听过流行歌曲。

那是因为朝廷上有一位神经衰弱的皇帝。

这位皇帝治国就用一个字：“禁”！禁了流行歌曲。

流行歌曲关乎王朝气运，尤其是儿歌，童言无忌，直达天机。还有“亡国之音哀以思”什么的，“惨惨、凄凄、戚戚”，都被一禁了之。

禁了流行歌曲，那是耳朵的领域，五官之一。

显然还不够，还有眼睛的领域，该看什么，不该看什么，都要合乎礼，非礼勿视，因此，皇帝又禁了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，王朝气数，已可知矣。

以“禁”立人，以“禁”治国，还要文化做什么？

文化式微了。然而天算之学，却兴盛起来，成为显学。

如果说康熙纂《数理精蕴》，其意如文王演周易，尚怀有天下未定、天命未归的远虑，那么乾嘉以来的天算之学，则未尝没有变易的先觉在里面。

学者算命、知命，就帝王学而言，乃乱世之兆，天命已飘摇。

对内禁了，对外呢？如法炮制，也还是一个“禁”字。

禁的对象，那时，主要就是传教士。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

禁传教，禁礼拜，关闭教堂，关押传教士，并遣送回国。

这还是轻的，在湖南等地，迫害变本加厉，传教士兰月旺，以“夷人潜入内地”，竟被湖南巡抚抓起来，处以绞决。夷教受难，文



RUMAI
XIEYANG
脉斜阳

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



明在冲突。

皇帝拒绝了天使——传教士，却招来了魔鬼——鸦片烟。

禁了传教，又来禁鸦片，无论上帝的，还是魔鬼的，都禁了。

然而，嘉庆一朝，传教士和鸦片烟，还未成气候。

令朝廷为难的是，一禁，来了鸦片，再禁，起了“邪教”。

外面还有新世界，可皇帝却蒙在鼓里，一无所知。先是乾隆帝以天下自居，拒绝了马嘎尔尼。接着嘉庆帝又以礼仪为由，再次拒见英使。

可此时的嘉庆帝，既无乃父“十全武功”，又被“邪教”牵扯，对于英使“不遵仪注”，竟勃然大怒，命英王以后不必遣使来朝，更遑论贸易自由了。

撵走了传教士和英使，嘉庆朝全力以赴对付“邪教”。

在曾国藩 5 岁那年，朝廷破获了滦州石佛口王氏世传“邪教”案。

王氏之教，源于日本香道，明代王森自称闻香教主，后来又称清茶门，改了茶道，传 200 余年。此教一破，为首者凌迟，族人流放，习教者为奴。

白莲教改弦易辙了，由“反清复明”起义，转化为“扶清灭洋”运动，可它后来却以另一种方式——义和拳，为清王朝送了终——“反者道之动”？

嘉庆朝的最后几年，正是曾国藩成长的关键时期，白莲教被镇压了，当时他才 10 岁，冥冥中的一些事情，有时真的说不清，只好归之于宿命。

后来，太平天国风起云涌时，偏偏遇到了这个当年不过 10 岁的孩子，而他仿佛就是这场运动的天敌，专门等着运动到来，放出他人生的胜负手。

他 10 岁那一年，弟弟国潢出生，父亲笑着对他说：“汝今有弟矣。”命作时文一篇，题曰“兄弟怡怡”。文成，父喜曰：文有至性语，必能孝悌矣！

父执欧阳沧溟先生来，欣赏他，以“共登青云梯”为题，命试律。

诗成，欧阳先生览而称善，曰：乃金华殿中人语也。

嘉庆朝 20 余年，治国平天下的功夫，全下在白莲教身上，杀与教，两手抓，又打又拉，终于灭了“邪教”。然而，衰运还是排山倒海而来。

有一天，嘉庆帝同往常一样，乘轿进了紫禁城神武门，将到顺贞门时，有一人猛地冲出，手持小刀，直扑过来。这袭击，犹如霹雳，魂飞魄散矣。

后来，刺客陈德在供词中说道，他是因为穷苦不过，心里气恼，遂起意惊驾，要想因祸得福。他曾做过一梦，梦见自己进了皇宫，穿了蟒袍。他想自己将来必有朝廷福分，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。

皇帝打了多少预防针，可这“不安分的心”怎“禁”？

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，皇帝往木兰秋狩，可没有过几天，就传来了他的死讯，生龙活虎的一个人，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？谁也不敢问死因。

后来，从朝鲜国那边传来一种说法，说是皇帝一行狩猎归来，路上恰遇变天，雷电交加，皇帝被击中落马。一看皇帝，竟然被雷击烧焦，面目全非了，已经无法收殓尸体。大臣们商议，将一相貌、身高与嘉庆相似之太监处死，再打扮一下，就下葬了事。

如此说为真，那必是老天对他的报应，他禁得了人，还禁得了天？

这一年的七月，嘉庆帝卒于热河，八月，道光帝就即位了。

嘉庆朝是清王朝的拐点，虽承盛世遗韵，而衰象已然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正是在这拐点上成长起来的曾家小苗子，后来竟顶起了大清朝的天。



脉斜阳

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



走出乡野上京城农家子

嘉庆被困于“邪教”，而道光则受制于烟毒。

嘉庆帝只管禁，可越禁问题越多，他撒手一去，问题就成了罗锅，都要道光帝来背着。禁鸦片禁出了鸦片战争，反“邪教”反出了太平天国。

鸦片从元代传入中国，本是作为药物来用的，这在《回回药方》里有记载，到了明代，中国人学会了提取的方法，自己也能生产鸦片，但主要还是作为药物来用的，这在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记载，制法语焉不详。

后来，鸦片与烟草混合，而有了鸦片烟，它不是药品，而是吸食品。清康熙年间，鸦片烟从南洋传到台湾，康熙收复台湾，顺便将鸦片烟也收来了。

起初，鸦片烟流行于闽粤沿海一带，到了雍正朝，开始泛滥，危害性显出来，雍正下了禁烟令，区分了鸦片和鸦片烟，只禁鸦片烟，不禁鸦片。

乾隆朝也如此。可是，到了嘉庆朝，就一刀切，统统都禁了。

可哪里禁得住呢？乾隆朝进口鸦片，起初，每年只有 100 来箱，后来逐步增加到 1000 来箱，嘉庆朝一禁，反而涨到了每年进口 2000 多箱。

禁到道光初年，竟输入鸦片约四五千箱，不过几年，其势翻番，鸦片输入每年达一万多箱，烟毒泛滥起来，从闽粤沿海一带，纷纷

进入中原。

曾国藩从湘乡农家走出来应试，一试而中。

然后，落脚在岳麓书院里，准备着来年的乡试。

岳麓书院，坐落在岳麓山清风峡口，位于湘江西岸，为南岳衡山山脉一支，南岳七十二峰，以衡阳回雁峰为首，长沙岳麓山为足，故名岳麓。

“西南云气来衡岳，日夜江声下洞庭”，此为湖湘山川之大势。

当曾国藩入学时，岳麓书院已历时 800 多年了；理学传承，湖湘学派开山，真是“地接衡湘，大泽深山龙虎气；学宗邹鲁，礼门义路圣贤心”。

门额高悬宋真宗赐的“岳麓书院”御匾，两边挂着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的对联，上联出自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，下联出自《论语·泰伯》。

从前门走进来，他一眼就看到了赫曦台，据说，当年朱熹在此讲学时，常常一早就爬起来，跑到岳麓山顶去看日出，看到日出，就大吼一声：“赫曦！”

“赫曦”的意思是，红太阳升起来了！后来，张栻就在此修了“赫曦台”。

可没想到，朱熹那一嗓子居然吼出了天命，余音绕山，绵绵不绝，从此就一代一代地召唤着湘人，到了 20 世纪，岳麓书院终于出了一位“赫曦”人物。

那人“独立寒秋”，望“湘江北去”，问“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还在读书笔记里写道：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。”

可这位“曾文正公”，在那时，却不过一乡下学子，当他带着曾祖留下的神话故事，探头探脑，尚有几分羞怯地步入书院时，他很实际，要应试。

他父亲就因为应试失败，转而将毕生心血都倾注在他身上。

尽管如此，他依然“妙高峰下携谁步，爱晚亭边醉几回？”

当时，岳麓书院山长是欧阳厚钧，嘉庆四年进士，曾任御史。



脉斜阳
RUMAI XIEYANG

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



他在岳麓书院主讲了 27 年，弟子三千，不意竟收得这样一名弟子。

这名“大蟒”转世的弟子，应试之余，冥冥中听那一吼，居然通了“道南正脉”，以期要“学达性天”了，在书院，试辄第一，应乡试，果然中举。

本科乡试《四书》，首题“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”，次题“武王纘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”，三题“智譬则巧也，圣譬则力也，由射于百步之外也”，诗题赋得“翦得秋光入卷来”。作文三篇，赋诗一首，他很是得心应手。

然后，一鼓作气，出湘江，过洞庭湖，顺长江东下，转入运河，上溯京师。这条水道，在顾炎武看来，便是自唐、宋以来，历代王朝的龙脉。

这个春风得意的乡野小子，此时，便得此龙脉之佑，行至京师。后来，他更得此龙脉之佑，练湘军水师，顺流而下，克安庆，下金陵，定东南半壁。

会试期间他住在长沙会馆

曾国藩到了北京,寓长沙会馆,为应会试做准备。

北京的会馆,兴起于明,盛于清,明人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云:“尝考会馆设于都中,古未有也,始嘉、隆间。”

会馆始于明之嘉靖、隆庆年间,可为一说。还有更早的,如何炳棣在《中国会馆史论》引言中指出,明永乐迁都时就已出现会馆。

一般来说,会馆可大致分为试馆、行馆和仪馆三类。

行馆,是为了协调同行业商务活动的需要而设立的。

仪馆,主要是为同乡旅京死亡者,暂时停放灵柩用。

而试馆,则是应京师每三年一次会试,为各省举子旅居。

据《北京市宣武区志》载,至清光绪三十年(1904)科举考试终止,先后在京举行科考 201 科,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 120 多万人次。

每逢考期,试馆就人满,每科应试人数,都在六七千人,加上随行人等,数量可观,所以,三馆之中,试馆最多,占了会馆绝大部分。

光绪年间,《朝市从载》记,北京会馆有 384 家,《顺天府志》记,北京大小会馆有 414 家。这些会馆,大都分布在南城,集中在宣南之地。

至清末民初,宣南地区 170 条街巷中,建有会馆 511 处。



RUMAI XIEYANG
脉斜阳

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



这么多会馆，何以要在宣南扎堆儿呢？这有多方面原因。京师之地，分内外城，明代，内城也有会馆，到了清代，因“满汉分居”，会馆退出内城。

内城，又分为东城和西城。雍、乾以后，清帝常居西郊圆明园，大臣为上朝方便，多在西城建宅，而东城因毗邻通惠河码头，为行商首选之地。

这样，就形成了有清以来老北京人所谓“西贵东富”的舆地说。在西城做官，在东城行商，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行商，是内城贵族之家的活法。

这样的活法，造就了内城的权力支配经济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。

外城，多在宣南之地，而有宣南文化。所谓宣南文化，又分雅、俗。

俗文化有：大栅栏一带的老字号，百戏杂陈的老京味天桥把式等。

雅文化有：因编撰《四库全书》而兴起的琉璃厂学术文化，以靠近南城的会试考场贡院为中心而形成的仕途文化，它们结合起来，就是士林文化。

会馆亦按雅、俗布局，行馆多设在俗文化圈内，而试馆则靠近雅文化圈。

围绕这两个文化圈，还有许多戏园和妓院，分布在八大胡同一带，将宣南文化装点得“有声有色”，那时的戏园和妓院一样，也是妓业的一部分。

不过，当时的北京，由于清政府禁止官员嫖妓，却未禁止狎戏子，因此，市面上，少有妓女，而多见“相公”，“相公”出于花旦，又名“像姑”。

“像姑”们，多寓居于韩家潭、百顺胡同，梅兰芳就是在附近的铁树斜街上出生的。曾国藩寓居的长沙会馆，就在这一带的椿树横胡同。